

# 傷痕與記憶：走出《再見曼德拉》

文 / 高有智



◆《再見曼德拉》首映會，現場針對轉型正義需要社會集體討論面對。

——二八紀念日前夕，時報文教基金會等團體在二月廿四日舉行一場談族群和解與轉型正義座談會，會中學者陳芳明等人指出，轉型正義需要社會集體討論面對，尤其掌握最高權力者要建立討論對話文化。但國民黨不斷迴避、民進黨不斷追討，轉型正義淪為選舉工具。

## 轉型正義淪為選舉工具

時報文教基金會等團體在二二八前夕舉辦新片《再見曼德拉》首映會，片中透過看管曼德拉的白人獄警桂格里的故事，敘述曼德拉的監獄生活，同時刻畫曼德拉的人格與理想情懷，呈現南非如何走過種族隔離政策的社會對立，逐步邁向和解社會的過程。

首映會後，時報基金會舉辦「曼德拉與南非族群和解」座談會，由中時社長林聖芬、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簡錫堦主持，邀請律師王清峰、中研院研究員吳乃德與政大台灣文學所所長陳芳明討論，從南非案例省思台灣的族群對立和轉型正義等課題。

陳芳明批評說，轉型正義議題已經成



革的過程，政治案件的受害者已不在民進黨內，加害者也不全然都在國民黨。但政治操作下，把所有問題都簡化成國民黨必須承擔責任，民進黨反而成了受害者。

他也說，對於轉型正義缺乏政黨對話討論，國民黨迴避歷史，民進黨卻不斷追討歷史，談正義不能單方面，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和白人總統戴克拉克最後都願意坐下來協商，台灣掌握最高權力者沒有建立這樣對話討論文化，只有怪罪朝小野大，過去八年都浪費掉了。

### 追求歷史真相才能和解寬恕

王清峰說，南非透過真相和解委員會追求歷史真相，才能和解寬恕。但台灣只有賠償受害者，未來如何追究責任，包括追究範圍與對象與如何追究的方式等，都需要社會共識，尤其要尊重受害者家屬意願。

吳乃德分析曼德拉能夠成為黑人領袖的特殊人格與道德特質，他也強調，政治不只是高明騙術或交換關係，民主社會如果沒有道德基礎難以鞏固，政治若沒有道德高度，也無法推動和解和轉型正義工程。

### 建立協商文化 從歷史囚牢自我釋放

曼德拉來台灣訪問的時候，我接待過他。我在一九九五年見過曼德拉，那時我在民進黨服務，我擔任文宣部主任。

他講話和藹可親，他的英語講得像影片中獄警模仿的那樣，影片中的曼德拉詮釋得很傳神。從影片中我們看到曼德拉被監禁了二十七年，後來在一九九四年當選總統。這段期間剛好是我讀大學、研究所，被列入黑名單後從海外回來的時間。這部影片勾起我很多回憶。

### 正義換選票 永遠找不到正義

如何從影片對照台灣的局勢？影片中曼德拉說「看不到的傷害最難處理」，我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成為二二八研究者，我深有同感。這十年來由於政黨輪替的關係，許多機關檔案的史料與檔案現在都公佈了，但研究轉型正義的人並不重視，這是很奇怪的文化現象。

所謂轉型正義，就是一個年代從威權轉為民主時，開始面對並討論過去造成傷害的因素，使得過去不正義的事在民主時代得到糾正。對於六十年前發生的事，今天我們到底追究什麼？我們要怎樣的正義？如果這些議題變成消費的名詞，把正義換算成選票，永遠找不到正義。

整個南非為何得以順利轉型？這樣的提問讓我們面對台灣實際的經驗。政黨輪替之後，台灣喪失了協商文化，對話與討論的文化。

我們的領導人必須為台灣建立對話與討論的文化。南非戴克拉克願意與曼德拉談，曼德拉願意與戴克拉克談，但前提是他自己必須是自由身。

為消費名詞，尤其到選舉變成換取選票的工具，轉型正義原本是要糾正歷史錯誤，現在反而是在錯誤基礎上製造另一種錯誤。

### 怪罪朝小野大浪費八年

研究歷史出身的陳芳明說，探討轉型正義必須回歸歷史傳承，尤其是漸進改

### 沒有對話 百年後將仍原地踏步

如果國民黨一直在逃避歷史，而民進黨一直在追討歷史的話，對話無法出現，這樣過一百年我們還在原地踏步。

台灣的改革傳統從國民黨時代已經開始。戒嚴令由國民黨發佈，解除戒嚴令也是由國民黨發佈。我個人認為政黨輪替其實本身已經完成一次轉型正義，人民用選票對威權做了一次裁判。

談二二八事件時，除了寬恕之外，我們必須面對台灣的歷史共業，不論是加害者或是受害者，這些人的子孫必須在這塊土地繼續活下去，我們進入二十世紀，我們還要進入二十一世紀。

一個不會反省歷史錯誤的社會，一定會重複過去的歷史錯誤。影片中曼德拉被釋放的狀態，不只是肉體的釋放，也在精神以及心靈上同時自我釋放。我們必須從歷史的囚牢中自我釋放出來，才能以持平的態度談轉型正義。

### 族群和解讓南非重生

曼德拉被監禁二十七年，但他成為一個運動的象徵。

曼德拉是南非武裝衝突的起始者與推動者司令，他是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的靈魂人物，有一陣子他穿西裝拿手槍，並組織民族之矛。剛開始非洲民族議會走的是甘地式非武裝路線，曼德拉將這樣的計劃改為武裝路線，他不願為了被釋放而放棄武力鬥爭。

非洲民族議會在通過自由憲章前，原先走的是激進路線，欲建立純粹黑人的南非，經過曼德拉的努力，才修改路線，走向族群和解，可見曼德拉對南非的貢獻。後來，非洲民族議會遵守和解的精神，不建立黑人政府，而建立黑人與白人都有機會當總統的政府。

曼德拉具有下列的人格特質：願為理想而死、與人為善、認識自己的缺點而務實等等。

### 尊重受害者 將悲痛和仇恨放身後

曼德拉說過：「我離開了囚房，我從邁向自由大門的監獄走出來的時候，如果我不能把悲痛與仇恨放在我身後的話，那麼我仍然留在監獄中。」南非大主教屠圖這樣形容曼德拉：「他是寬恕與和解的化身，他是個高風亮節而且胸襟寬大的人。」從南非局勢的扭轉，我們看到曼德拉為了理想維護人權，維護自由，維護正義而赴湯蹈火。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扮演重要角色，它如何籌組並成功運作呢？

一、國際社會的制裁瀕臨界線，國內流血對立的鬥爭到了極點。

二、曼德拉願意寬恕與和解，面對過去的痛苦、仇恨與不公義，以國家的團結與和解建構國家的核心。

三、發揚非洲的班圖精神，強調你我一體，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四、宗教信仰的幫助。

### 展望未來 面對過去不公義

真相調查委員會由不同領域、種族、專業、年齡的十七個人組成。聽證會開放、透明，場場開放給媒體採訪。屠圖大主教請求受害人到聽證會陳述。司法設有大赦，加害人可申請大赦，但必須出庭把事實說出來。加害者不須負民事、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補償工作由南非政府負責，六年來補償的金額達到四億七千七百萬元。整個南非族群和解的運作機制為調查真相、提出道歉、做出賠償。不但看過去，還在維護民主自由的前提下展望未來。

南非處理的經驗是否能給台灣借鏡呢？目前就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我們基於立法給予道義上的補償。除了查案之外，我認為還需要做口述歷史。我們設有「二二八條例」，本來是補償，今年改為賠償，賠償金額最高為六百萬。除此，照顧遺族、設立紀念碑，舉行紀念會，更重要的是當家的總統向被害者與被害者家屬道歉。至於是否追究當年的責任，這就涉及追究的範圍、對象與方式。被害人與被害人家屬的意願是首要考量，他們追究或放棄追究的意願必須被尊重，同時顧及社會大眾的意願與想法。這些都需要調查、討論，並一步步凝聚社會共識。